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新安文獻志卷

七十八至
八十

詳校官中書臣孫衡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吳甸華

謄錄監生臣李大任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八

明程敏政撰

行實

風節

胡待制

舜陟

傳

羅願

胡待制舜陟字汝明績溪人自幼端重登大觀三年上舍第調山陰簿歷會州秀州教授改宣教郎為睦親宅宗子博士繇御史臺檢法官遷監察御史丁母憂免喪遷故職當靖康初金師驟至中外多事舜陟建議依祖

宗法許六察官言事於是極言軍國利病無所隱為上所信嘗面諭曰有事盡言不得觀望自此五日一對率漏下五刻嘗奏言今日威令未振是非糾紛四郊多壘驕將跋扈大臣無同寅協恭之誼小吏有徇私背公之風罪大者傳經典惡同者其罰異勞未見而賞驟至過已著而任愈隆及言橫恩有可奪苟賤有宜去及治道先後緩急之序因勸上以乾剛獨斷上竦然曰斯言深救朕失非卿忠直安得聞進殿中侍御史俄監秋試進

士或謂宰相吳敏方時多事正藉臺評何故令胡殿中
入試院敏曰且教汝明閉口一月拜侍御史面賜緋魚
又賜文犀帶王雲使北還欲假名號車服恭進以求和
舜陟言敵國方強何畏而欲解一墮其計不可悔尋議
遣康王出使舜陟又言肅王出質不反當以為戒未幾
兵壓境上獨召舜陟問曰卿嘗以和議為不可信今果
然矣將奈何舜陟對曰今日二策在於守河大臣之議
惟欲守城則為失計退陳備禦之術且言若宰執得人

則國家可保章下三省宰執怒擬下遷光祿上不許金師薄青城而軍舜陟言聞康王在河北人服其忠義乞多遣蠟書以為元帥募武勇來援乃遣秦仔等八人以大元帥命王衆議進金帛求和舜陟奉詔督索以言抗之被鞭瀕死偽楚立病中貽以書勸速歸政元祐皇后又請后留勤王兵邀還二聖其詞甚切仍乞降詔迎立康王於是太上即位于南京以瘡痍丐去除秘閣修撰知廬州方淮西盜賊充斥舜陟奏復帥府於廬州增築

東西水門糾合鄉民為巡社首招巨寇劉文舜高勝命以官以其徒為部曲自是諸郡有警即檄之無不辦張遇自濠州奄至梁縣舜陟使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半濟伏弩發駭走孫琦來圍城索糧不答而時出兵擊其鈔掠者琦嘗環城而觀怪寂無人聲及聞喏如雷且垂燈照塹四壁如一驚嘆而遁丁進攻光州劉正彥討之至廬而進已去舜陟止之于外正彥欲取廬卒以自益又不與正彥不勝忿聞於朝舜陟亦劾其有異意明年

正彥果作亂其黨范瓊焚掠壽春遣五騎來責餉舜陟叱斬其四留一還報且戒諸郡無給食陰發卒尾之瓊卷甲南去率誅死是時淮西八州唯廬按堵邦人立祠生事之積功再遷官加集英殿修撰居三歲上疏言願以所部將兵民兵合劉文舜兵無慮二萬及於本道招惡少年亦二萬人將之以北當敵必爭之地望許臣躬上方畧詔曰胡舜陟議論慷慨請兵督戰以徇國家之急除徽猷閣待制淮西制置使趣入覲舜陟見上抗言

方今搢紳皆謂國勢未易振故兵備弛而土宇侵自古未聞有專務退避而能立國者惟陛下堅意不屈效漢高之必戰以起士心上嘉嘆之會杜充以宰相宣撫淮南而制置司罷徙舜陟提領水軍沿江措置使俄知建康府兼措置水軍使充猶未去以殺人為威至遣將擅入公帑取經制錢舜陟爭之不得自劾改兩浙宣撫司叅謀官周望以宣撫使守平江不修備舜陟議不見納乃自為奏乞分兵前途控禦言者以爭進為罪降右文

殿修撰舜陟復說望移軍扼吳江兵過則以舟數千傍擊之可以取勝不用及兵過江舜陟私遣裨將陳思恭以小舟數百自太湖出抄之會有焚舟內應者所獲不貲俄提舉江州太平觀擢知臨安府奏罷和買絹十萬鐵三萬牛驢鹿皮二千新城豪徐權出力捕殺羣盜盜有得逸者妄訴其殺平民幾償死舜陟一問得情誅盜而釋豪閩府稱快未幾丁父憂紹興初詔奪服乘驛赴行在以故職宣諭京淮湖北與時相議不合謝歸二年

起復知江州兼沿江安撫使時新經李成之禍止存空
壘舜陟修城訓兵他日劉忠至城下聞有備去已而還
待制職為廬壽等州安撫使先是舜陟去後州遭殘破
守者武人責官逋在民者數萬甚急又託繕卒令市販
輸金至則蠲罷之招集流散官為築室貸種簡集鄉兵
威聲甚震偽齊豪帥王彥充遣其弟谷求欵附舜陟將
與之約併力取劉豫會議和乃止後知靜江府兼廣西
經畧聽訟率盡辰漏庭中肅然海寇周聰及東寇陳旺

相繼奔軼聰犯高化等三州旺軼入雷境舜陟以為難
與入海爭利命將嚴守津岸使不得登聰無水可飲而
食且盡轉泊南恩乞降於東路旺尋亦就縛自國家南
狩增市戰馬於橫山諸蕃而馬政未立舜陟為定規畫
置官立務謹火印減役呼所買比常歲贏四倍南丹州
猺莫公晟命知南丹桀黠不受敕結猺人入暴省地舜
陟揭榜諸洞募能擒斬者以其官爵貲產畀之又益以
錢鹽萬計猺人動心公晟屏跡時以為胡公一榜賢於

兵數萬尋奉祠歸後二年又起知靜江府宜章巨寇駱
科自稱鎮東王為湖廣之害者十五歲詔舜陟節制三
路兵討之即日趨賀州擣李松科挺身降引兵揜其柵
所向披靡舜陟從江華出桂陽時他軍已散獨與本道
二千人俱而賊處處屯結舜陟拔郭振於囚隸使為先
鋒深躡臨武洞中五戰皆捷降馘萬計振自是進用至
秉節鉞世以為知人舜陟卒年六十一州人為罷市釀
金致祭飾西山放生祠歲時享之始舜陟既貴父尚在

嘗以當賜五品服回授焉弟舜申舜舉既仕乃與約恣以租產畀弟之在家者曰舜俞雅好讀書多所論著晚號三山老人有奏議文集論語義孔子編年詠古詩師律陣圖藏于家舜申後歷官舒州通判舜舉登進士第知建昌軍南劍州乾道中舜陟季子仰為太府丞輪對以舜陟所論江淮事進呈上語仰曰豈非欽宗朝作臺諫者乎朕觀實錄惟卿父奏疏甚多仰今以直秘閣提舉湖南常平云

方虛谷漁隱叢話攷茗溪漁隱叢話前十六卷後四十卷吾州績溪胡仔元任

所著也。仔父奔陟，號三山老人。仕至待制。廣西帥死於靜江府獄中。實秦檜殺之也。羅鄂州新安志畧不書。回嘗見其族孫示予家傳。六大帙。靖康圍城中奏議。戰守事甚多。故詆郭京尤力。後兩帥廬州。文臣之善用兵者也。檜之殺之殆以此。元任寓居雲上。謂阮閱休詩。總成於宣和癸卯。遺落元祐諸公。乃增纂集。自國風漢魏六朝。以至南渡之初。最大家。數特出其名。餘入雜記。以年代為先後。初好之。學詩實自此始。元任以閤休分門為未然。有湯巖起者。閤休鄉人。著詩海遺珠。又以元任為不然。回聞之。吾州羅任。臣毅卿所病者。元任紀其自作之詩。不甚佳耳。以其歷代詩人世次為先後。於諸家詩話。有去有取。間或斷以己意。視皇朝類苑中。槩取而並書者。豈不為優近。回著名僧詩話。實用元任條例。元任歷官事跡。當俟續書。○宋史本傳及家傳云。奔陟為廣西經畧。以知邕州。俞僊有賊。為運副呂源所按。事連奔陟。提舉太平觀。先是奔陟與源有隙。奔陟因討柳

賊劫源沮軍事源以書抵秦檜訟舜陟受金盜馬非訕
朝政檜素惡舜陟入其讒奏遣大理寺官袁杲燕仰之
往推劾居兩旬辭不服死獄中舜陟有惠愛邦人聞其
死為之哭妻汪氏訴于朝詔通判德慶府洪元英究實
元英言舜陟受金盜馬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吏
無以過帝謂檜曰舜陟從官又罪不至死勸官不可不
懲遂送杲仰之吏部後舜陟贈少師子仔以蔭授迪功
郎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六轉奉議郎知常州晉陵縣
○按羅鄂州新安志於王黼之害王愈秦檜之殺舜陟
皆畧而不書非杏庭虛谷兩公一白之則其跡泯矣然
則是書精博雖未易及至其義類取舍之
間疑大有可議者焉姑記二事以諗觀者

宋龍圖閣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

廣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百

戶贈左通奉大夫程公瑀墓誌銘

胡銓

淳熙三年秋宣教郎充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
事程宏靖以其先君子龍圖閣學士廣平郡侯行述抵
銓乞銘銓宣和乙巳冬在上庠適金師圍京城詔求願
使太原者人莫敢往公奮然請行銓聞其風而壯之願
為執鞭而不可得今獲書公之盛德懿範其榮多矣而
又奚辭公諱瑀字伯寓系出高陽黎為祝融至周有伯

符啟封於程後以為氏暨伯休父為宣王大司馬晉泰
興時元譚持節行新安太守代還百姓遮道請留下詔
褒諭卒元帝賜其子孫田宅於新安之歛縣遂居黃墩
侯景之亂靈洗糾合鄉里保黔歛有功仕陳官至司空
太建中論佐命功詔配食武帝廟庭其後散徙居浮梁
程山者於公為十世祖曾祖仲鄉資孝友兄弟五人共
饗而居王父禦倜儻有大節樂施予用是家益窶而居
之甚安鄉里稱為長者公考扞通諸經尤深於易舉進

士不售則高蹈丘園晚以公故封承議郎累贈宣奉大夫公妣金氏累贈淑人先是王父以季女妻同邑臧氏久而未字王父念之及公之生乃命淑人舉以嗣其姑故公初為臧氏其在齠穉志氣不羣少長績文諸老先生斂手敬服遂繇上舍擢天下第一釋褐授承事郎太學博士時政和六年也宣和元年轉宣教郎二年授提舉京兆府等路學事借五品服陞辭徽宗遽曰卿不須行除秘書省校書郎尋轉奉議郎丁臧氏父母憂服除

除兵部員外郎轉承議郎七年高麗使回充伴送使徽宗面諭朕厚遇遠人所至供億不如法當奏劾公次南京副使劉士元欲奏府中滅裂公曰未見有滅裂處若驟按之恐州縣望風增大事體倉卒間公私不勝其弊先是人使往來淮浙類起丁夫輓船縣千人歲或水溢多溺死者有詔禁止而提舉人船王珣不悅畫別敕許遇風不順或水溢趁潮起夫率輓中書舍人孫公傅封還徽宗大怒以散官安置給事中許公翰駁奏責傅大

重復落職宮觀及公渡淮浙過復如往日即諭縣令已
有御筆禁止役民不遵守何邪令曰漕提舉約束俱爾
其敢違乎遂約士元列奏士元畏珣不敢涉筆公獨銜
以聞俄報所劾漕及令皆放罷取勘中外始知天子愛
民是時封駁久廢方令置講議司討論裕民富國之政孫
許一時名流相繼論駁士大夫交慶及公奏至不謀而
同公議浩然歸重珣挾門司王通勢必欲危以法誣奏
公所至宴飲專務沽譽送淮南提舉常平司體量珣竟

坐誣罔是秋引法歸本宗冬金師入燕山又入太原國書既至朝廷選使議和衆首鼠公獨抗疏請行遂借給事中奉使河東或以咎公公厲色曰當朝廷危急之秋苟利國家雖捐軀不計也將行會欽宗皇帝登極衆聞傳位相顧失色始有講和意及大軍將至河上王師焚橋不戰而北京城大震密議南狩右丞李公綱持堅守之說衆心稍定金使來邀大臣議事詔右丞李梈右司郎中鄭望之往既議金繒之數且許割三鎮地有旨假

公戶部侍郎河東路幹當公事秦公檜假禮部侍郎往河中公與檜奏云臣等但願奉使講和未嘗請割地今和議已定而割地則自有主議之人不報即見少宰吳敏申前說敏見拒甚力遂行夜至軍營無所係屬樞密路公允迪以坐氈假公席地而卧遲明上馬北去暮則張幕藉草野宿越數日糧糒告盡僅分甌粥將至中山祇命一卒與公俱既至城下諸帥已先得朝廷密諭俾勿割地城守甚嚴金使王汭來至城下選語復不能下

遂與俱至燕山而還時靖康元年四月也既至京師對
于崇政殿慰勞備悉公奏乞修塘濼飭土兵增莫州戍
又奏北師所恃者馬今當修武備為險阻使不得馳突
始可與較勝負欽宗曰卿料大國兵來否公曰臣謂必
來朝廷以臣為張皇然臣不敢保其不來陛下第力為
戰守之計使緩急有備登極覃恩轉朝奉郎至是有旨
特轉三官三辭不允除左正言有所見盡言無諱嘗言
方今盈成之業既虧衰亂之形已見而股肱大臣莫肯

以身任天下之事欲慕祖宗而適追無術欲斥奄宦而寵任益堅欲鋤姦惡則薄示典刑欲汰繆濫則苟容僥倖兼聽而不能行其言委任而不能責其效以調兵則失於不熟講以儲粟則失於不早計輕出號令而不憚紛更耻言財利而不憂匱乏愛民利物之吏未盡庸死綏斬級之士未盡錄瀆瀆若此臣恐前車既覆而後車復不戒也欽宗曰朕非不知但恐慮有未盡決意行之必有所失公曰天下之事固當如此然謀之既熟而優

柔不斷實墮事功又言比來宰執進對留身者無日無
之以為公則同列自當共論以為機事不可不密則在
位孰為不當與聞者深恐喋喋多端足以亂陛下之聰
乞明詔宰執各竭已見互相可否務歸至當然後俱退
無復留身庶免偏信之惑欽宗以為然因問近日差李
綱兩路宣撫外議如何公對曰外議固以為宜然綱與
大臣議論不同聞命之日再三辭免蓋慮中外不相應
今既統軍北去須賴聖明任之勿疑時臺諫章疏降付

中書多沮不行或稽留不下公上疏論君猶心也宰執
猶股肱臺諫猶耳目任耳目以廣視聽將以運用股肱
今股肱反蔽耳目陛下將誰與為治乎望於廣內置臺
諫章疏總目考其事有當行而輒稽留者督責執政庶
幾耳目股肱之任不至偏廢又論臨御以來搜求踈遠
謹直之士布在臺諫虛已聽納是誠有意祖宗之治矣
然受而不能用與不受同欽宗嘉納余應求陳公輔忤
執政意相繼去國公論應求公輔志操凜然陛下擢為

臺諫士大夫方慶言路得人一旦論事稍涉嫌疑大臣已有擠陷之者臣恐自此直言之士不安其職欽宗曰二人相與為黨向日伏闕蓋二人倡之公曰伏闕數千人二臣時為館職恐不能鼓唱欽宗曰耿南仲親見之公曰方士庶伏闕二人入局為衆要留南仲宣諭聖旨之時却得公輔轉諭衆人欽宗曰南仲殊不如此公曰陛下既以南仲之言為然便當以鼓唱伏闕罷黜不當因其事指為觀望且南仲以其人為有此事當其初除

諫官不奏何也又論僉謂徐處仁庸繆吳敏昏懦唐恪
傾險此政事所以不振陛下深惟社稷安危盡賜黜免
別選英賢共圖大計庶克康濟又言陛下持苟且之術
行姑息之政以節用則浮侈尚多以愛民則凋敝未息
官冗而不知澄兵驕而不知制名曰斥逐邪佞而多方
庇護名曰愛惜名器而不禁差除凡若此者遽數之不
能盡其最急者宦官反側將為變於內而不知殺其勢
民庶凋耗將為寇於外而不知結其心臣未知諸臣同

朝奏事與留身造膝之言亦嘗及此乎他日進見又論
四方萬里之遠所恃者監司臣觀見任與差下人尚多
不才乞精選省曹臺察卿監中忠直彊明之人分涖所
部庶幾遠邇均被實惠蔡京父子童貫朱勔罪大責
輕公累疏乞大正典刑又論何執中余深往時奴事蔡京
欺君誤國乞追執中王爵詔太常別定謚授深散官竄
之蜀徼又嘗歷數漢唐宦官之禍今不當俾之參預外
事累數百言凡再上章乞補外不允會侍御史李公光

言星變欽宗問曰卿見之否朕宮中數夜遣人瞻視及問徐處仁皆云不見公曰災異之來要在正厥事修厥德願陛下勿問有無第察事之正否德之修未自然上天昭鑒變異可銷初公再論蔡京等罪欽宗曰總為吳敏力庇護之公曰陛下既已察見便當親賜處分欽宗曰當即批出後數日事寢公又入奏畧及面諭之意敏遂奏公漏榻前語欽宗不以為罪密勅近臣諭且曰程某在諫垣甚宣力至是又謂公曰李光如何公曰臺端

之任剛正有守衆以為宜欽宗曰只有文字論朱劭却
黨蔽蔡京公曰臣觀光非黨京者當是見臣等已有章
疏及朝廷已有行遣不復論列欽宗曰須卿做取文字
來公曰臣當恭稟聖訓然臣於光舊為朋友陛下或全
臣私義乞宣諭其他臺諫繇是忤旨除屯田郎官又數
日有旨與遠小監當遂添差漳州監稅公居言責五十
四日而罷光堯太上皇帝即位除司封員外郎明年轉
朝散大夫遷光祿少卿第進士廷策改國子司業太淑

人感末疾丐外祠主管亳州明道宮紹興元年召赴行
在所入對上疏言南北連兵於今七稔陛下自南都遷
維揚自維揚遷會稽惟奔播畏避此豈圖存之勝算哉
顧吾不敢與敵爾因畫十事曰厲志氣躬勤儉訪賢才
求將帥申紀律治財賦廣召募治舟師謹命令責事實
又言國家承平垂二百年興兵構怨盜賊乘間而起陛
下朝夕孜孜曷嘗不以兵戈未息為憂然積弊之極文
移困於煩多士俗淪於奔競職業曠於因循財用蠹於

浮靡以縱姦為長厚以廢事為簡靜毀譽失真偏私害
正不能大革丕變使歸於簡易樸實厲以威嚴振肅綱
紀竊恐徒殫日力望詔大臣一新政治庶可以興衰撥
亂又言去冬偽齊偶不南渡今茲劇賊李成勢稍衰弱
臣深懼危苦之言不達於聖聽玩日久安不虞禍發願
陛下深思遠慮夙夜以定傾扶危厲志庶幾禍亂可弭
太上方欲擢用公而任事之臣議論不合廼力丐外補
遂除直秘閣提點江東刑獄踰年除太常少卿入覲進

言曰比歲軍旅未休輸餉方急州縣常賦不能供億勢必至於科擾望明詔宰執俾求通練財計之人相與講究利病省節浮費修廢舉弊國用贏衍倉卒不至科歛又請州置教官一員使專務教導上曰士大夫稱道卿中外如一即日拜給事中賜三品服嘗言治天下之道必自學始然人君之學不在章句當政治忽之迹賢否之辨而其要又在於正心誠意又言土地侵削未有甚於今日然物極則反願與大臣力圖恢復頃之兼侍講

入謝進言曰夏有后羿之變而少康成其功周有懿王之厄而宣王定其業願博覽少康宣王之事思所以伸憤而雪耻者詔大臣以捐省末務日為恢復之策則中興之功庶其必濟又言今日諸將官高而不可使兵衆而不肯分竊慮其偏裨或有可搜拔任用者望降睿旨令諸大將秉公薦舉指揮各舉數人陛下就加銓擇稍分所轄之兵或遇警急則酌事勢而遣行庶幾兵不偏重偏裨能者得以自見又言偽齊蠶食上國而兩年不

果南牧者闔陝之兵牽制之也望陛下建藩維於淮南設控扼於江上而大治舟師以防越軼居亡何求對便殿進言曰宋室中興于今八年未見恢復寸效此誠諸臣不才之過望陛下上焉思委任賢能駕馭英雄推誠盡禮之道次焉用策駕磨鈍棄瑕錄善破朋壞黨之術又言政和間嘗置局裕民宣政間置司講議皆紆急救弊之舉意非不善一則奪於柄臣隨命即罷一則毛舉細務徒費日月此無他權要無以市恩近倖無以竊寵

冗食溢員無以侵耗太倉其實有利於國無害於民而
小人皆不便脩政局之建其目曰省費裕國強兵息民
是在今日已為後時願陛下照之以不惑之明斷之以
不撓之剛所謂中興政事此其基也又論國家自播遷
以來祠事極為簡畧詔禮官酌孟饗之儀以時設位
躬行獻享天子嘉納又言三衙之兵單弱而闕額不補
五軍所統多招懷撫納之流謂漸充舊額隨宜易置庶
幾禁衛增壯控馭得所不至有意外之慮又言衛多君

子吳季札以為未有患晉多君子季武子以為未可媮
今侍從纔十許人自卿監至館職建炎初裁定員闕傷
於大少正宜招致英傑使侍從之官無至多闕增置卿
監以下員庶幾臨事無乏材之嘆又言漢光武親臨戰
陣上曰朕方欲措置江上軍將定壘即騎往按視撫勞
以作厲士氣公曰累年我軍臨陣皆望風逃遁陛下能
屈萬乘則士氣自振矣既居瑣闥以章奏自任抗論無
所阿避會除權邦彥簽書樞密院公論邦彥五罪凡三

疏不報委以次官書讀公乃乞罷所職除兵部侍郎不
拜抗章自言臣蒙陛下厚恩擢寘省闈比者輒有駁奏
事既不回義當去位兼臣二親年老且病不能從臣宦
是臣事君親之誼皆未盡也上感其言親御寶墨書章
尾優畀職名擇善郡以便其私遂除龍圖閣待制知信
州侍御史江公躋左司諫方公孟卿上疏留公復除給
事中且令秦檜諭旨叅政翟公汝文曰給事觀上委曲
如此安可復辭入謝上曰給事之設政要駁異豈在雷

同朕以卿再三求去勉徇所請然深不欲卿去特賜象笏示隆眷也南渡後內藏不復有所積歲撥左藏庫錢帛萬數充之至是復令支撥兌供頗夥公言內藏之建小欲助有司經費大欲經畧燕雲其至仁遠慮則欲警急可以取辦不至橫索於民故真宗皇帝宣諭羣臣謂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神宗皇帝賦詩則曰每懷怵惕心妄意遵遺烈顧予不武資何日獻戎捷累朝以來三司闕乏則假于內庫或累年不能償即蠲除其

事蓋可考也南渡以來內藏不復有所積故歲撥左藏庫錢帛數萬已不為少陛下宣諭臣僚亦有躬行節儉之言然今歲始交秋而左藏歲供之數已足近日復令兌借緡帛不識所費何至如是望陛下俯憂時事之艱難仰觀祖宗之志慮踐節儉之言卹供輸之困使四方之民灼知盛德是時都督之建頗合衆情朝廷繼遣沿海制置外論洵洵公言臣觀今日退避之計多防守之計少願陛下專以征伐責將帥裕民理財責宰執而宸

心孜孜務修厥德上合天心下協民情則失之東隅可
以收之桑榆上曰卿可謂責難於君者久之復申前請
御批除職名與郡以便溫清再議復除前職名知信州
矣給事中胡公安國中書舍人劉公一止連入疏論公
忠信可以備獻納正直可以司風憲留在朝列則嘉言
讜論上沃聖聰所利博矣於是復留閩賊范汝為既平
朝廷以密院人吏劉希房等十九人有勞各轉一官資
公言將士冒矢石於外人吏受恩賞於內理體非是方

欲作興士氣以立武功僥倖之弊豈宜承襲臨安府營繕上自侍從近則中貴外及僚屬下至胥史被賞有差公言移蹕營繕官吏職也苟無曠闕何功之有皆乞寢罷是時上方勵精稽古留神經學一日與公從容論左氏春秋窮究指歸且曰胡安國近進政論極好公曰安國經行素高兼達治體朱震亦深此學上乃召用繼又訪人材於公因薦徐俯曾開程俱范冲趙思成蕭振皆一時名流五月詔侍從條具已見凡可以省費裕國強

兵息民者公上疏條具當時急務十四事其說甚備皆
剴切上契聖心自公之馭邦彥也時相追讎甚深密以
後省封駁紛紜奪主柄之說動上一日私薦席益既取
旨趣召即招後省官出御批示之同僚相顧默然公曰
席益為人相公豈不知何必引用即入疏論益後數日
公為臺章論罷提舉亳州明道宮四年除徽猷閣待制
知撫州州當要衝酬酢叢繁帑廩單匱歲仍饑饉崇仁
宜黃寇盜竝起歷時不能禽制公至則招材勇士料兵

重賞未幾賊黨悉平且命屬縣勸誘豪右損價廣糶四境由是安集早禱必雨歲不大侵以二親懷歸故里丐祠章再上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六年丁太淑人憂明年丁宣奉公憂服除轉朝議大夫以前職名知嚴州未行改知宣州風聞有北師公浚隍增陴治甲兵豐廩儲隱然為江右重及議請和堅辭郡事復奉祠十二年春召赴行在是時和議已成公欲激厲上意使彊於為治入見首言陛下上念太母俯憂生民甘心屈已力主和議

卒之玉帛相見迄如聖懷更願陛下不以今日為愈於
昔時謂可以少休猶復加聖心強勉焉董仲舒謂天欲
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強勉非虛言也上再三嘉納拜兵
部侍郎兼侍讀賜爵鄱陽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復上
疏云今日祖宗之故地未復父兄之深讎未雪豈得遂
為休兵偃武計臣願陛下厲志而已景靈宮朝獻後公
因進見言土木之功勞民費財營造之過禍敗隨之如
近日景靈與外殿之役誠有不可已臣願此外一切禁

止竊觀自古中興之君莫盛於周宣而不能無過故詩人歲而不已遂有規規而不已遂有誨誨而不已遂有刺以此見居成功為難上改容嘉納講讀官舊皆有講義以進中間為侍讀者因陋就寡但書故事進讀不復約文申義發明經義公乃即所讀隨事深切著明之後嘗入侍從容語次上曰近年侍讀不進講義得卿每事敷陳甚善公曰講義固不必進然但讀而退則備員已甚嘗讀三朝寶訓至真宗訪通經義者於李至公曰當

時至所稱惟崔頤正一人蓋通經之士最為難得自科
舉復用詞賦後生工於剽綴苟取科第今治經比詩賦
纔十之一恐數年之後無復有通經者宜斟酌兩科進
士多少特加抑揚使經術不至廢弛乃長育人材之道
秦檜謂公曰上宣諭伯寓在經筵嘗說兩科習經者少
當如何措置公曰欲使不偏廢莫若經義詩賦合為一
後遂付禮部施行資善堂闕員特除公進爵子增邑五
百戶又嘗讀真宗獎擢劉錯公因言功臣之世賢者之

類不可棄遺陛下加惠多士崇建太學而選試教養國
子之法未聞願稽有虞成周之制以詔有司復進䟽論
治亂安危相為反復今雖愈於昔年然江淮已失其險
要講和之後近則數年遠則一二十年不敢保其必不
來也願強兵厚民預為久遠之計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
亡治而不忘亂是乃和好久長之策未幾轉中奉大夫試
兵部尚書兼侍讀翊善上卷禮雖甚厚公實與瑞揆議
論背馳深畏猜忌之禍乃力乞奉祠遂除龍圖閣學士

知信州陞辭特賜御書真草千字文象笏犀帶是時執政侍從俱未之有中外歆艷歲在甲子夏大水壞城郭屬邑發洪幾千所敗民田廬漂溺不可救公具奏水災異常及寬卹事目請於朝時宰方歌詠太平惡言災異閱所奏訖顧同列曰堯之洪水不至如是公聞之曰時不可為矣遂稱疾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十六年轉中大夫進爵伯加食邑八百戶十九年再任遷太中大夫進封廣平郡開國侯加邑三百又以郊恩加食邑三百

為一千四百戶實封一百戶明年陸升之計前叅知政
事李公光私撰野史棘寺承柄臣風旨鍛鍊論報謂公
不合與李公通書問寄衣帛降授朝議大夫二十二年
正月以疾致其事授左中奉大夫辛亥薨享年六十有
六遺表聞特贈左通奉大夫宏靖以其年十二月返葬
于程山之左久之塋側檻泉感涕用青烏家說以乾道
丙戌改卜于龍潭之東五里白南鄉松林寺之右夫人
沈氏實合葬焉子三人長宏雅未冠卒次宏齊通直郎

監建康府權貨務都茶場卒於官季則宏靖女四人長
適故文林郎監鎮江府權貨務門臧栢仲適奉議郎通
判南安軍胡璪次適奉議郎新權知汀州汪賡幼適進
士臧桶孫八人曰有功宣義郎新通判秀州曰有孚承
奉郎廣州增城縣丞曰有元有章有尚有大有淪有嘉
公識趣超詣自少至老未嘗一日釋卷夜分乃寢博極
羣書故其文閱深雅健粹然自成一家既没其立言有
論語說四卷論語集解十卷周禮義十卷尚書說一卷

諫垣論疏奏議各四卷黃門忠告經筵講讀三朝對語
各五卷資善堂口義二卷飽山集六十卷野叟談古兩
漢索隱唐傳摘奇詩話雜志各一編惟公所學根於至
正所養全乎剛大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一不以累其
心故進退惟道是視筮仕學省道家者流林靈素翻譯
道書雜以俚語嘲謔朝野翕然信鄉大司成李公邦彥
率官寮生徒晨往聽講公喞然拒之蔡佃為司業一日
謂公曰何不謁太師太師極相喜嘗云當以五螭處之

公唯唯遜謝終不一詣在諫省中臺論思獻納務以責
難為恭而正國體救民瘼辨賢不肖別白是非必反覆
為天子盡言之治郡必舉大綱畧苛細鎮以簡靜而矜
拊百姓常務聚所欲而去所惡崇禮教官嚴月試季攷
法親第其藝高下承學之士翕然嚮風臨川宣城適當
朝廷多故兵征四方調役旁午公應變纖悉有條理軍
無乏給而下亦不告病登法從二十年三領州麾所至
未及書攷而去立朝僅有五月餘皆奉祠里居卜築龍

潭之陽絕口不挂時事賓禮賢師程督子姪口講指授
蚤夜不倦間有與計偕取科第而公所以責厲者乃曰
讀書修己任重道遠君子務其遠者大者汝等毋以應
舉覓官為饜足之道自號愚翁自為傳大槩云短于曲
折或以為直昧于趨向或以為介不疑人之欺已或又
以為誠不喜與人校或又以為長者一切苟且未嘗精
思已而知悔後又復然知其為病而不能改可謂愚矣
乃以愚自名蓋厚於責己而薄於責人勇於為善而廉

於取名公之志也首推蔭及臧氏弟仕至為郎所以圖報鞠育者毫髮無恨既躋八座當任子先以予同產弟次予孤姪然後及其息官所不能及者則為經紀生事甚厚奉家廟嚴春秋二祭簿正儀物豐儉適中以為可繼可傳之法公簡易端諒不殖產田園所入僅供伏臘嘗有以良田求售者故叅知政事張公燾聞之貸白金一巨篋公瞿然曰人生粗了目前足矣何至苦求贏餘即命舉質劑還田舍翁而歸其金其敬賢下士汲汲惟

恐不及人有片善不啻如自其已出襟府清明其平如水借或深情厚貌矯飾求售公雖灼見其肺肝而遇之以誠不惡而嚴彼亦往往悔悟深自愧訟平生予人薦牘未嘗專一介之使與夫假寵姻故以行者於寒門下僚尤加推輓期於必濟至於韋布生或袖書賦詩挾舉子業卒然通謁亡疏戚倒屣以迎即所為文相與切磨商論是非一時名教有所倚賴云公酷嗜論語研精覃思隨所見疏于冊練塘洪先生與祖蚤以是書從公析

疑辨惑者二十年晚得所說即為序冠其編首有曰養
孝悌之本原明忠恕之不二感發於孔子之一射流涕
於周公之四言凡若此類皆古今學者所不能到而考
諸行事若合符節育浩然之氣有仁者之勇今之古人
也公云亡其書盛行尚書即魏安行將漕京西鋟板流
傳或以示檜檜怒曰伯寓乃著書相謗後世信其言為
是而議檜為何人洪魏何至作叙鋟板邪乃喻言者論
劾洪魏褫官南謫臺符下京西搜書與板焚毀而公之

子若孫名在仕牒者廢錮不調復謀所以擠程氏者而
秦亡矣初公被疾踰月浸劇晨起草遺奏以授門下士
故吏部侍郎余時言俾上之又為書具言喪葬始末毋
得效俚俗浮靡至於孝友恭儉則諄諄飭曰能如是可
以保家否則身名俱敗徐顧左右曰去上元不遠矣趣
命將衽于中堂期至而逝孔子稱大臣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子夏論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
也厲公實有焉銘曰

氣大以剛塞乎天淵孟軻浩然正諧韶濩勁沮金石退
之渾然折檻嬰鱗旋乾轉坤諫草凜然繇我者吾不我
者天全名爛然有子有孫益熾而昌蓋繩繩然鑽石泐
辭與山不磨輿論曰然

胡制機

閔休傳

胡升

胡制機閔休字良攷婺源人宣和初入太學與陳東汪
若海義氣相許若海以女弟與閔休為昏時方諱兵閔
休著兵書二卷靖康初創知兵科閔休應試中優等補

進義校尉進承信郎金人圍城閻休分地而守二帝詣
金營閻休欲結義士劫之何真禁止二帝北遷范瓊散
勤王師閻休曰勤王師可進不可退檄令隨軍而無靖
康年號閻休得之泣下懷檄而走從辛道宗勤王南渡
以忠義進保義郎鼎州鍾相為亂相亡餘黨楊公率其
徒居湖湘聚兵數萬立相子儀偽號太子或曰招之使
或曰討之便閻休作致寇禦寇二篇言天地之氣先春
後秋招之不伏則討之於是以岳飛為招討使飛辟閻

休為主管機宜文字以誅么功進成忠郎兼正將鄂州

駐劄飛被誣死閤休發憤杜門佯疾十年卒有勤王忠

義集藏于家孫照德安太守

按宋史稱閤休開封人蓋閤休本居婺源而籍開封

如近世富戶遷民之類在宋若呂
溍稱揚州汪介然稱開封皆然

汪敷文 大猷 本傳

宋史

汪大猷字仲嘉慶元府鄞縣人

按大猷之先婺源大坂人今考其譜云端公漬

生中元中元生敬敬凡六子其幼惟謹遷鄞惟謹生元
吉元吉生洙正奉大夫洙生思溫知臨安府思溫生四

子其次
大猷也

紹興七年以父恩補官授衢州江山縣尉曉暢

吏事登十五年進士第授婺州金華縣丞爭財者諭以
長幼之禮悅服而退李椿年行經界法約束嚴甚檄大
猷覆視龍游縣大猷請不實者得自陳毋遽加罪改建
德遷知崑山縣丁父憂免喪差總領淮西江東錢糧幹
官改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參知政事錢端禮宣諭淮
東辟幹辦公事充參議官遷大宗丞兼吏部郎官又兼
戶部右曹入對言總覈名實責任臣下因才而任毋違
所長量能授官毋拘流品孝宗顧謂左右曰疏通詳雅

而善議論有用之才也除禮部員外郎丞相洪适薦兼
吏部侍郎仍遷主管左選莊文太子初建東宮兼太子
左諭德侍講兩日一講孟子多寓規戒太子嘗出龍大
淵禁中所進侍燕樂章諭宮僚同賦大猷曰鄭衛之音
近習為倡非講讀官所當預白于太子而止遷秘書少
監修五禮會要金人來賀假吏部尚書為接伴使尋兼
權刑部侍郎又兼崇政殿說書又兼給事中孝宗清燕
每訪政事嘗曰朕每厭宦官女子之言思與卿等款語

欲知朝政闕失民情利病苟有所聞可極論之大猷遂
陳耆長雇直隸經總制司竝緣法意使里正兼催科之
役厲民為甚又論亭戶未嘗煮鹽居近場監貸錢射利
隱寄田產害及編氓宜取二等以上充役又論賜田勲
戚豪奪相先陵轢州縣惟當賜金使自求之又論沒入
貨產止可行於強盜賊吏至於倉庫綱運之負陷者惟
當即其業收租以償既足則給還使復故業轉對言捕
酒之害及居官者不得鑄銅為器上嘉獎曰卿前後所

言皆今日可行之事權刑部侍郎升侍講言有司率用
新制棄舊法輕重舛牾無所遵承使舞文之吏時出以
售其姦請明詔編纂書成上進上大悅尚書周執羔韓
元吉樞密劉珙以強盜率不處死無所懲艾右司林栗
謂太祖朝強盜賊滿三貫死無首從不問殺傷景祐增
五貫固從寬今設六項法非手刃人例奏裁黥配何所
懲艾請從舊法賊滿三貫者斬大猷曰此吾職也遂具
奏曰弭盜烏可忽用舊法而痛懲之固可也天聖以來

益用中典寢失禁姦之意今所議六項法犯者以法行之非此而但取財惟再犯者死可謂寬嚴適中若皆寘之死地未必能禁其為盜盜知必死將甘心於事主矣望稍開其生路乃奏用六項法則死者十七人用見行法則十四人舊法則百七十人俱死遂從大猷議借吏部尚書為賀金國正旦使至盱眙得印榜云強盜止用舊法罷六項法還朝自劾求去上聞之復行六項法改權吏部侍郎兼權尚書夜傳旨學士院出唐沈既濟論

選舉事曰今日有此弊可行與否詰旦當面對即奏事
與今異弊雖似之言則難行上曰卿言甚明既郊差充
鹵簿使以言去授敷文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
泉州毗舍邪嘗掠海濱居民歲遣戍防之勞費不貲大
猷作屋二百區遣將留屯久之戍兵以真臘大賈為毗
舍邪犯境大猷曰毗舍邪面目黑如漆語言不通此非
毗舍邪遂遣之故事蕃商與人爭鬪非傷折罪皆以牛
贖大猷曰安有中國用島夷俗者苟在吾境當用吾法

三佛齋鑄銅瓦三萬詔泉廣二州守臣督造付之大猷
奏律法銅不下海中國方禁銷銅奈何為其所役卒不與
進敷文閣直學士留知泉州踰年提舉太平興國宮改
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以大暑討永新禾山洞寇不利
自劾降龍圖閣待制落職南康軍居住提舉太平興國
宮復龍圖閣待制提舉上清太平宮復敷文閣待制升
學士沒贈二官大猷與丞相史浩同里又同年進士未
嘗附麗以干進浩深歎美之好周施叙宗族外族為興

仁錄率鄉人為義莊二十餘畝以為倡眾皆欣勸所著
有適齋存藁備志訓鑒等書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九

明程敏政撰

行實

風節

宋故中奉大夫右文殿修撰致仕歙縣開國男
食邑三百戶贈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呂公

午

家傳

方回

公諱午字伯可徽州歙縣人也曾祖昇祖玕父大用贈
中散大夫世居巖寺鎮回先君琢師事教授四明舒先

生璘長公六歲同經後先擢第相與如親昆仲先君兄弟四人奉親而遠官初授四川蓬州教授後入西廣被謫以沒公奉二親不遠官初授湖州烏程主簿次太平州當塗縣丞次監温州天富北鹽場改官知臨安府餘杭縣言路彈知縣十人有九人矣而缺其一知公賦役治獄訟平無可訾而以小宿憾取充十人之數疏出公論騰沸大不平以此愈名重一時其在烏程三太守皆致之幕郡事一決於公知名如此張魏公子定叟尚書

之子忠恕為郡名士特薦公尤力忠恕母夫人就養而
具慶每躬至簿廳迎二親入郡治二千石與一主簿綵
衣侍飲時人榮之在當塗見知郡守吳柔勝謂公有操
守俾二子淵潛定交焉且檄入幕理曹攝蕪湖縣淮西
廬州遣兩兵會公事理曹申郡以廬兵奪縣民為言柔
勝怒悉寘之獄委公入勘公謂廬州已有公文則不可
謂之奪民柔勝愈怒委公審勘公審訖入稟柔勝先令
左右問若何公執前說柔勝愈益怒謂廬兵奪我百姓

巨忍不出迎公公坐客位不退不食柔勝聞勉出怒不
怠欲黥二兵公徐曰若廬州初無公文則可既有公文
縣不為處置而反罪廬兵恐不可久之乃從公請坐廬
兵以騷擾押回本州自懲之此柔勝所為稱公有操守
也陳貴誼來代淮南流民南渡自采石彌路滿城委公
安集公類編開禧舊牘防江却敵知和州徐僑遷江東
提舉與貴誼會間知公在郡驚喜屈入幕公以郡事未
辦欲盡決遣而去帖催至十八而不以白貴誼僑貽書

貴誼公始行僑行部以田事忤丞相史彌遠論公還當
塗監鹽場之任浙東提舉章良明留之幕旋兼沿海制
置司事時海寇未平問策安出公廉知調軍出海糧盡
即還軍獲寇物官盡拘收此所以寇卒未平與制幹施
一飛議糧盡再給不許擅還賊舟所有悉以給軍於是
海道一清紹定二年己丑差知常德府龍陽縣公舊無
家長壻忠翊郎卜築為營屋於杭北闔門外之西馬城
始寓居焉龍陽之政區分差役民爭先為之富民陶守

忠殺人正其獄時彌遠雖非賢相猶真人才簿書賢士大夫以待用書公縣政於簿差公兩浙轉運司主管文字差監三省樞密院門兼監提轄封椿上庫丁父憂紹定四年辛卯杭大火彌遠委公監造太廟凡二人其一貴游子多不入局每飯羅列珍饌選者視公日在局自奉甚菲又書之人才簿然終不能拔公於清要彌遠紹定六年癸巳死端平元年甲午鄭清之相名為更化實未嘗更三京之師大敗公時居憂嘉熙元年丁酉六月

除太府寺簿十月除監察御史清之罷矣左相喬行簡也右相崔與之不至理廟知公縣績特有此除在臺十有五月三年己亥正月除宗正少卿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二月差知泉州當此時廟堂除授多私親故朋黨盤據賊貪狼藉公極言之州縣增價折納二稅倍收酒課商稅奏乞拘以充國用徵素不產銀米絹外官賦純用會子戶部忽以嘉熙元年分茶租折綿布改作銀會中半時銀一兩值價會子十五貫戶部估三貫

郡守倪祖常窘甚公奏新安山多土瘠賦稅之輸一錢科十向或增一文二文州人已困三數年來增至十五文二十文又增至三十文矣民戶以三十文納一文之稅又以價五倍納一兩之銀追價既急銀價愈增伏望下省部免銀仍用會子旨依計銀三萬三百四十二兩郡人羅瑞州源為記次如乞免本州和糴及語郡守申省停廢岩寺鎮官以鎮務酒稅均為萬戶免羅織居民行商為鄉井無窮之惠皆此類最大患者清之喪師挑

敵至是丁黼死於成都史嵩之孟珙在京湖嵩之尋升
督府陳鞞杜杲在淮西處處危急王鑑在黃州計用兵
十七萬人圍始解獨趙葵在淮東不受兵而坐視淮西
之圍不肯出兵應援勅諭進兵非不嚴切而葵終於迂
延公數入文字奏不已葵造謗以公為黨於京湖制司
公坐是出臺遂與郡然公奏疏謂邊閫角立無同舟遇
風之心不容幸災樂禍所宜協心釋嫌而嵩之亦憾公
時行簡拜少傅平章李宗勉先在政府深以葵攻公之

言為疑後有自淮東來見宗勉者乃言臺官皆有書與
蔡往來獨呂御史無之宗勉始大以公為賢昌言於人
謂呂伯可元來獨立無黨而蔡與嵩之怨之公待郡缺
七年淳祐二年壬寅正月迓者至公以泉南貨寶之地
托以奉親不便時則嵩之以嘉熙庚子四月自督府入
與宗勉竝相久之行簡以少師保寧節去宗勉卒于位
嵩之獨相大權旁落琴出營室天下大旱西湖涸見底
人相食江潮欲吞菜市艮山門又客星見于尾而世事

大壞矣嵩之雖得彌遠人才簿心知敬公而內怨臺中所論閫事實忌憚公四月改除浙東提刑數日嵩之令鄧泳嗾董復亨論罷中外不直嵩之而蔡賜出身亦在樞府五月差提舉建康府崇禧觀理作自陳九月再除浙東提刑在任半年監察御史劉漢弼與中書舍人華賁閔俱出理廟臨朝論臺諫不識事體只好尋一舊人言公姓名嵩之恨不出己意退擬兩人進一其私也御筆特批除公於是三年癸卯四月公再入為監察御史

至闕特旨內引謂卿向來議論甚明切又謂論邊事甚好者三續又諭嵩之除兼崇政殿說書嵩之雅不欲公入經筵陰肆沮抑時容孫除殿中侍御史同在言路容孫子娶上涇呂氏女於公為從姪嵩之俾容孫上疏回避欲撼公去而於法無避嵩之乃與言路密謀以為王瓚者不樂公好喊鬧除瓚為右正言十月五日也公嘗彈瓚之姻家史洽嵩之欲激令瓚與公交攻公即日出靈芝寺回避理廟親洒宸翰呂某求去朕已降旨不

允可令都司諭旨仍於宸翰已字旁添一先字以示意
嵩之見上眷如此不得已方委都司檢正韓祥都丞陳
一薦二人挽公入闕嵩之又自作簡調停公謂臺諫既
出無再入之理與二人相持一晝夜二人謂既出再入
有例宜且奉君命還臺再入文字求去上終不允言路
同官乃請約王德成先詣公廳謁見德成瓚字也杭人
為嵩之客極兇悍由是再留而議論愈不合一日省劄
不許臺諫受短卷同官皆備榜客位公獨奏爭短卷固

不可盡信若不許受短卷即是塗臺諫耳目非天子所以寄耳目於臺諫之意疏出人皆謂然嵩之銳意行經界州縣一付吏手與豪民相表裏暗增下戶稅額公以此劾去烏程令諸葛千里嵩之怒詈都司韓履善謂公曰祥等亦如之欲其且止然纔稟輒怒今得察院言事姑寢矣嵩之自督入相蜀襄淮無歲不隳城喪師死於戰者數十百萬小捷則於上前張皇誇大挾以邀君謂邊事非吾莫能當也至謂謀報北境內亂欲自以為功

從壽春漸謀進取公謂敗績狼狽之餘豈可復蹈前轍
然尚不欲明言疏但謂我之間諜竝未嘗得其實不宜
輕信妄動嵩之弟賓之知徽州貪虐妄作公不避鄉嫌
劾之嵩之最惡公言邊事四年甲辰五月除起居郎出
臺兼史院官公屢求去八月丁母潘氏夫人憂九月四
日嵩之丁父彌忠憂歸四明謀起復徐霖馮棻等及太
學生羣起攻之嵩之敗議者不知公之兩為御史俱出
理廟親擢初實不識嵩之非其客忤嵩之非一事繼是

當國者乃例以為嵩之所用不再起公時年六十六矣
一聞十二年官階祠祿一不屑意歸老故里回年二十
二至巖鎮見父執八年戊申也公憐其孤露啟誨諄諄
至十一年辛亥以回歸自臨封字之曰萬里明年壬子
公子沆知於潛及改辟淮西餉管皆迎侍以行回東西
奔走不及再見而薨於金陵寶祐三年乙卯十二月九
日公生之次日也年七十七回嘗謂人才消長世運之
消長係焉近世或乃人才日長世運日消則何故前三

代夏商周也後三代漢唐宋也文章之盛宋不愧漢唐
學問之盛則過之熙豐邪黨以元祐學為禁程氏之學
與蘇黃胥為禁遂失中原學禁一弛光堯以是中興迤
及乾淳蘇黃詩文學者所尚獨朱文公續伊洛之學未
有能深好之者慶元黨論復起又以為禁孽韓殛死嘉
定以來不及見文公而能續其脉者西山真公德秀鶴
山魏公了翁而公亦其人也公娶夫人祝氏先公十年
沒實文公母夫人之從姪女公得其家傳發明文公之

學稍得緒餘為名進士建安刊竹坡類藁若干卷行世
竹坡者公初居西馬城時種竹因以自號也元祐人才
非不盛而符觀宣靖世運衰以章蔡消之也慶元嘉定
淳祐亦尚有人才而世運愈衰不可藥如文公如真魏
如公以侂遠清嵩消之也大抵宋之人才非不長而宋
之權臣消之消人才所以消世運消至於賈似道則運
無可消而有所歸矣自公之廢以庸謬汙鈞軸如謝方
叔丁大全者比比公平生所敬獨徐參政清叟董丞相

槐令子沆師尊之程丞相元鳳同里同經後公二十一年生相友善公身後除右文殿修撰知嚴州四年丙辰春旨守本官致仕以生存出命董程二相在政府為之也官至中奉大夫歛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累贈至華文閣學士通奉大夫薨之明年正月喪至馬城九月歸葬巖鎮子一人沆長女所適已書次女適迪功郎劉泳孫五人見沆傳文集未刊行者藏于家公夫人之家祝二居士景先者生男女十四人樞密汪公勅之內曰四

姑是生作礪子行第一從也作礪之內曰三姑是生義和義榮義端吏部朱公松之內曰五姑是生文公皆孫行第二從也公之夫人曰三娘曾孫行第三從也祝穆和甫者文公表弟之子撰方輿勝覽公為序穆子洙太學博士以公為師

論曰宋之天下以臺諫興亦以臺諫敗宰相不肖以臺諫去之易也不然則有如蘇軾所云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矣然則臺諫與宰相交通可乎臺諫奉承宰相之意

自王安石行新法始章蔡紹述而臺諫遂與宰相交通
然猶有陳瓘劉安世百挫不屈中原喪矣東南一隅秦
檜韓侂胄史彌遠嵩之皆陰與臺諫為一以去其所惡
而擅權固位者也獨吾鄉左史公兩為御史出於理廟
親擢前與喬行簡不合後與李宗勉嵩之亦不合時則
理廟端平親政之後懲創彌遠之專用臺諫自榮王與
為通脉月疏間有節帖宣諭庇存姻戚深防宰相言路
之合然乃德彌遠立已之恩以違事相其猶子嵩之大

姦雖臺諫多其私人猶未敢全欺理廟所以左史公尚
能少行其志議者不察過矣公乙卯云亡董丞相槐程
丞相元鳳竝無交通臺諫之迹而大閹董宋臣用事臺
諫皆出其門自鄭清之再相則與周坦陳求魯陳垓蔡
榮相表裏以媚宋臣以罔理廟吳丞相潛初以忤宋臣
逐謝丞相方叔以子循與宋臣爭湖山治游去實則泉
州人洪天錫外師呂中而內容於宋臣中在史館屢與
天錫論事嘆息無由得對可一吐所蘊如宋臣謝堂厲

文翁近習戚里之橫莫敢言者中不知天錫實鑽刺宋
臣得班六院忽一日天錫除監察御史宋臣力也請於
中當言何事當劾何人偽也中歷歷教之天錫之進又
陰與謝修深交以千方叔遂謂且借宋臣徑入言路叛
而劾之可以得名黨謝修扶方叔入臺第一疏劾宋臣
等理廟駭愕不行一再疏宣諭不行天錫去以此天下
敬之而狡險矯詐世不悉也天錫晚節似道貴之至從
列尚書終畏其入與閩帥宋臣憤天錫修至痛治方叔

者其本末如此董程二相無如宋臣何宋臣至拔丁大
全為臺諫論逐槐以行都弓手火夫昇槐出關若下大
理恐之者元鳳相大全參預用吳衍翁應弼論竄大宗
武學諸生皆宋臣所為大全敗潛理廟升遐由是咸淳臺
諫一聽命於似道者十年彈劾全䟽出於似道付下而
貼黃行否任似道去取宋之革命豈非前後臺諫與宰
相為一之罪乎故因家傳而極論之

贊曰昔之科目士患不中及既中之又患不用何以用

之俾臨其民名曰親民始足發身獄訟賦役改秩作邑
事罔不試乃臻朝績兩豸其冠兩繡其衣公出再入耽
耽其威爰立三相行簡之耄宗勉之天嵩之之盜三皆
不合誰知有君左螭一出終身耕雲丁賈敗國焚我臺
諫惟公之時尚無此患周程學問歐蘇詞章高山仰止
千古紫陽

方吏部

岳

傳

洪焱祖

方吏部岳字巨山祁門人父欽祖鄉人稱為方長者主

維義役積年岳七歲能賦詩長入郡庠嚴陵葉子儀教
授挾多聞困苦學者升講堂課試諸生反覆窮詰惟岳
與方瑑能抗之相約每及通鑑某事即須舉其人姓名
始終見某卷覆問之葉遂語塞紹定五年漕試及別省
皆為首選詳定官以語侵史丞相彌遠為甲科第七人
調南康軍教授未赴丁母憂服闋調滁州教授淮東制
置使趙葵竒其才延置幕府辟制幹辭不就及考除淮
東安撫司幹官高郵軍卒闕以制命往戮首惡數人一

城帖然趙公曰儒者知兵吾巨山也秩滿進禮兵部架閣添差淮東制司幹官丁父憂先是史嵩之在鄂渚王楫畫江脅和嵩之主和議岳嘗代奏書藁語侵嵩之以此取怒服闋嵩之入相差充刑工部架閣而嫉言者論列閒居四年嵩之父彌忠死以營求起復得罪天下范鍾為左相以禮工部架閣召尋除太學正兼景獻府教授輪對首言化瑟雖更聖心未一謂之剛果時而陰柔謂之清明時而陰晦殫土木以彰寵賂何以訓吏廉任

環列以示昵私何以杜檢謁奏罪言東西閫和戰之議及代書撥怒之由上再三嘉歎淳祐六年遷宗學博士復當對謂政柄朝綱莫之底績天運神化僅了常程陛下之德未出於一如此則無怪乎二三大臣遠避嫌疑之時多而經綸政事之時少弘濟艱難之意淺而計較利害之意深羣工百執太息儒者之無益而澁縮方今之良圖隱憂羣邪之復興而潛避他日之奇禍次疏謂丙午為自古厄運攷之國朝則是李邦彥從吉之年燭

武已老丐骸而去幸也王陵少慙不知誰可代之萬一當饋之思慨然有不如之歎則天下事不可勝諱是歲淳祐六年丙午謂嵩之行將服闋范鍾以告老去游似如王陵之慙無以為繼也其言亦深切矣通講榮王邸先是講官日至客次俟講岳持不可與芮甚敬之七年除秘書郎方掃革省中舊弊適趙葵以元樞出督辟充參議官遂以宗正丞權工部郎官在行始至即以禡祭違禮與同寮辨論不合又有欲枯金陵隙地鬻蔬以規

利者有以陣歿為死節者岳力闢之丐去不許葵出行
邊自言之朝丐祠差知南康軍郡當揚瀾左蠡之衝風
濤險惡置閘以便行舟湖廣總領所綱梢據閘口邀民
錢萬始得入閘民船有覆溺者取綱梢榜之百京湖閘
兼總領賈似道怒謂無體統移文令岳具析岳怒謂湖
廣總領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書判數百語有曰
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還其文似道益不堪遂劾諸
朝朝不直似道因兩易岳知邵武軍力丐祠丐罷不許

未至邵武二百里峒寇作馳急足榜諭之寇知威名迎
拜車下而散郡之廖姓峒丁派也廖教授復之者與峒
表裏殺人殖貨為郡梗岳奏乞寬廖復之而誅廖宗禹
復之等多貲先為計奏格不下而下福建帥趙希澗覆
實希澗下郡追人索案岳曰吾不可留三上疏丐去未
報則拜章交郡印與其次官而行既歸然後得旨如所
奏改知饒州未上罷起知寧國府未上罷時寶祐四五
年乙卯丙辰之間也越七載程元鳳當國起知袁州新

其橋若城及門為大役後邕廣連兵出湖湘旁江西而北袁有城可恃者岳力也時丁大全當國矣以先求舉劾不從怒及令張生者攜私書求為造宅差舟買釘已差舟矣求買釘錢弗與尋除尚左郎官而屬沿江副閫袁玠劾之罷下郡磨筭支發若干追償其錢死鞠勘者數人玠遣校詣門索錢售田業償之又兩悍卒索考功印歷既授之矣復數日以歷歸索領狀岳題詩歷上解嘲曰一錢太守今貪吏五柳先生歛富民貪吏富民玠

疏中語也賈似道既相起知撫州岳辭已題廢印歷無
出任意似道與再給印歷盡復元官給之也不得已巽
辭以謝謂似道能釋憾而不然果以言者寢新命景定
三年壬戌病疽卒年六十四官朝散大夫自謂秋崖名
所居堂宇曰歸來館曰著圖書所曰荷葭塢本何家塢
也自為歸藏之所曰鹵窩氣貌清古音如鐘詩文與四
六不用古律令以意謂之語或天出有秋崖小藁行於
世重修南北史一百七十卷宗維訓錄十卷未傳

方虛
谷跋

方秋崖壬戌書秋崖方先生岳字巨山徽州祁門人與回之先同姓異縣寶慶己丑丞相訥齋程先生元鳳省試第二人紹定壬辰秋崖別省第一人殿試本亦第一以語侵彌遠為甲科第七人范丞相鍾為郡守時則吳遇龍婺源人在太學易義有聲以舍選擢第後范當國除訥齋秋崖及吳皆為太學學博士號新安三博士吳先以太學正添倅隆興府太博之除未至卒訥齋為宗學博士授經榮邸下轄客次乃入書院依常例秋崖亦為宗學博士當廳不下轎需嗣榮王與芮出迎與芮以是忌秋崖之剛秋崖出處皆正初以滁州教見知淮閩趙公葵辟入幕史嵩之為淮西閩兼沿江副閩主和王械來有割江之請秋崖代葵草書責嵩之而嵩之怨葵奏辟添差淮東制幹帶禮兵部架閣丁父憂服除則嵩之相矣秋崖賦詩而歸適有刑工架閣之命即遣嵩之喉論閒居四年嵩之以父憂去而范鍾杜範左右相是以有三博士之除自宗博遷秘書郎宗正丞既而丞相

游似罷陳韓規相位為鄭清之所勝。經營得再相。蔡以
樞使出督陳韓帥潭。秋崖出為蔡參議官。兼權工部。而
一出不可入矣。蔡之幕客朱申舒。滋秋崖恥與共事。蔡
出行。遶秋崖自言。諸朝可祠。得知南康軍。賈似道時為
荆閩。兼湖廣總賦。郡臨左蠡。置閘便民。舟湖廣。綱梢據
閘不許入。民舟或覆溺。秋崖杖之百。似道怒。謂無體。統
移文具析秋崖謂湖廣總所。豈可於江東郡尋體。統大
書數百語。還其文。有曰。豈不知天地間有一方岳。似道
益不堪。陸壑為似道撰飾。誣謂秋崖避趙制。置父名
則曰。方岳避丘制。置名則曰。方山不知天地間有一方
岳也。蔡父諱方吏。不敢觸秋崖。在客位。客將贊曰。請万
制。幹秋崖屹然不動。蔡自至客位。攜手入座。曰。客將小
人何所知。太學生陳應子能言之。丘岳時為淮東。運使
在真州。後雖淮閫。秋崖未嘗入其幕也。陸壑之誣。自不
必辨。陸後改名景思。以字畫相似。避度廟名。天報之。歟
然似道是時竟劾秋崖。朔廷不直。似道兩易秋崖。知邵

武軍忤閩帥趙希濬自劾去改知饒州未上罷知寧國府待次計屏居七年訥齋當國得袁州新其城廣西兵入城不陷秋崖之力丁大全當國書屬事不盡從廣南制閩李曾伯辟參謀不行除尚左郎官喉江西帥袁玠劾罷下郡磨筭支帳獄死者數人會陽羅失守大全罷乃已似道入相起知撫州秋崖辭以考功歷為袁玠索毀矣似道與再給印歷復元官皆給也即論寢新命未幾卒景定三年壬戌三月十八日也年六十四回嘗為先生私作傳甚詳靜惟斐然小子見先生時年二十九先生卒時回年三十六此書藏三十五年明歲回年七十科名幸獲踵先生之跡殿對亦考居第一賈似道忌之易真次甲之首文章名節則不及先生遠甚而壽稍過之又何其幸邪

書國史定庵胡公

升

丁巳事

方回

屈子之遠遊曰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吾晦庵先生釋之曰往者之不可及則已末如之何獨來者之不得聞則夫世之惠迪而未吉從逆而未凶者吾皆不得以須其反覆熟爛而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是則安能使人不為沒世無涯之悲恨此屈子之所以願少須臾無死而僥倖萬一神僊度世之可期回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其言而深悲之歲寶祐丙辰丁大全據言路將得志用事逐董丞相

槐嗾天府將卒數百人持杖鼓譟與過大理寺以恐嚇之然後擲置北關外夫丞相有罪可罷也小人作威蔑國體若是則不可當是時搢紳學校咸切齒不平瑞明尤公燿提綱史事對客竊歎上疏列其事丐去吾州婺源胡公升為史館編校尤公素所厚客也大全怒逐尤公或告公為尤公藁疏者天府陰奉旨逮公簿責籍藁楮閱視之無有則以史事擣撫寶慶以來一朝立傳臣僚未當修纂遽謂公為某人某人傳謗訕索其藁公

對有理猶坐他誣謫九江徙臨江又徙南安今所存丁
已以後雜藁者自謫居至今所為文也和平粹密古瘦
清淡幽而光微而顯如其為人公生於晦庵先生之里
先生之高第葉公味道乃公之師公被逮而衣器書硯
蕩盡平生著述片紙無遺嘗為四書增釋訪求朋舊間
得所抄中庸大學論語矣而孟子終不可復得斯文者
蓋皆公之手筆也夫人學聖賢之學悟性命之理而又
聞世故更患難文之精奧不言可知回所獨喜者公之

壽也。屈子所謂來者吾不聞，晦庵所謂願少須臾無死以睹夫天定勝人之所極者，卒皆抱恨九泉不及聞睹。公年七十有六，歸然老壽為世全人而大全及其黨，餒消影絕久矣。公雖位下力微，顧外物去來何足控搏。把玩也。出賈也而天理之終定者，猶及見之，則其胸次灑然，當何如邪？

監簿呂公

沆

家傳

方回

公姓呂諱沆，字叔朝，左史右撰，知郡開國先生子也。開

禧元年乙丑十二月九日生後左史一日紹定六年癸巳明堂恩補將仕郎端平三年丙申銓試第一人授迪功郎台州黃巖縣主簿嘉熙元年丁酉十月左史除監察御史依條改監西京中岳廟次任總領湖廣江西財賦所準備差遣所謂總領者賈似道也公長似道八歲在幕微有隙左史再除監察公再任中嶽交好如初甲辰左史出臺立螭以憂居里遂不復仕公之再任中嶽也丁母祝夫人憂改官知臨安府於潛縣壬子之任父

子同閤居九年矣迎侍就養垂滿淮西總領趙與弼辟
充本所主管文字乙卯十二月公生日左史薨於金陵
護喪由西馬城歸巖鎮葬服闋戊午請兩淮漕解似道
入相通判婺州權郡護浙東提刑司印特差充提領兩
浙轉運鹽事使司主管文字又特差充行在檢點膳軍
激賞庫所主管文字護浙西安撫司印登朝歷四轄六
院之文思官告書擬尚左右郎官事似道景定三年癸
亥行公田初欲行之東南諸路謂可免和糴魏臨安克

愚當奉行陰疏七不可遭重劾乃僅行之浙西六郡甲子七月彗星出公與似道劄乞罷公田還元主咸淳四年戊辰九月輪對又言易新佃改莊官不便不若責付元賣主歲自抱租運納會子起於孝廟用四川紙印造一貫準銅錢七百七十足會價終於不及此數端平初十五界十六界竝行鄭清之相首廢十五界新行十七界以一準十六界二而物價騰踴會價新者與舊俱落至欲履畝收楮此為清之大罪嵩之廢十六界行十八

界以一準十七界之五而十七界僅直銅錢五十文十
八界直二百五十文庚子至甲子閱歲二十五民頗安
之理廟微時行第十七福王與芮第十八上意不欲廢
二楮者此也似道改作銅錢關子以一準十八界之三
理廟難之乃於升遐之日偽作遺詔廢十七界行關子
舊例許以舊楮易官新楮假如十七界直五十文官當
收舊界新十七界十五貫換與關子一貫可也而似道
直廢十七界更不換與新關自四川破十八界會子及

關子用徽州紙易破爛聚於行都每貫民間有貼會錢
官司受納必欲好新楮似道置局令百姓出用錢換新
關子當是時十七界曰瓶楮十八界曰芝楮取繪物名
關子目曰關楮民戲言過此一關不得公謂關子雖軟
腐官司受納通用則流行矣置局許百姓換新好者則
是自賤軟腐之楮民烏得不疑似道當彗星出時以請
罷公田卜理廟意非誠也公諫似道尚未見罪至此竝
言公田關子似道大怒公亟入劄丐去則偽除將作監

簿急令言者論寢久之與華州雲臺觀祠起知興國軍未赴論仍雲臺祠起知全州未赴論與建昌軍僊都祠似道所以待士大夫皆若此德祐元年乙亥三學伏闕上書訟公屈召赴行在公不復出似道敗殛死而國亦殞矣公師徐參政清叟董丞相槐皆尚朱文公之學岳鄂王飛金千兩朝廷以鎮庫前政以金質米餉軍米歸制司而金不得總所前後紛競公細閱舊牘書擬制帥孟珙見之謂數析明白歸金而竒公再為中獄過吳門吳

丞相潛時為守與行部監司交惡槩囑公侍旁一言願
兩劾罷槩尾餽百金公答為人子未嘗預外事謹不敢
出對使者峻却之以清介知名自此始得地杏城葬母
祝夫人旁近古墓其後人願改公謂汝墓在先吾母葬
在後骨肉一同何忍如此悉築牆圍之共為一區在於
潛重囚逸見榜感公未嘗訊杖自歸獄在婺寄居誣平
民為盜鎔銅汁封鐵鎖寘獄公被命踈決縱之斷朱章
四十二年不決田訟息吳王兩府二十九年不決墓訟

似道舍相府以平章遊宴公謂此國體攸關凡三移書規之似道憤恨不止公田關子疏也至元十三年丙子以後逍遙杏城巖鎮間十年南北士大夫交敬義理典故詞章翰墨如先左史學問本朱文公而文兼歐蘇後進師焉二十二年乙酉十二月五日卒年八十一官至朝議大夫賜紫金魚袋內子宜人孫氏戴氏子五人長相將仕郎早卒時所聘松木汪氏女先喪汪氏撥以田三百畝為呂將仕戶議續好公謂未畢姻謝還之次本

前修職郎浙漕貢士亦先公卒樞機標皆將仕郎貧為
州縣學官女五人婿戴孔孫前登仕郎吳應紫前太學
守約齋生謝楠前宣慰司劄差永豐倉大使章明祐從
仕郎休寧縣尹方師聖皆進士孫男女曾孫男女不勝
書卒後二年丁亥二月葬母祝夫人墓西汪樞密勅之
內乃祝夫人之祖姑汪公義和義榮義端之母及朱文
公之母皆祝夫人之姑世謂祝氏世生貴女以公貴累
贈至碩人如夙占又贈淑人

論曰士大夫出處之際豈非天哉先左史公兩入察竝
不出宰相進擬甲辰八月以憂去國九月嵩之敗繼相
者不察開公一紀公亦坐是閒九年而後出宰百里乙
卯丙辰丁巳丞相槐師也丞相元鳳同里同行輩也而
公居憂不得二相絲毫之力大全敗似道入公乃似道
老舊交游京局轄院寸進坐疏言公田闢子且又斥言
元台宴治湖山陽予陰奪雖一郡不得試閒十四年鼎
命維新又閒居十年公可謂屈矣然壽登八十一大節

可垂無窮則天之所以愛公者於此亦未嘗不伸也歟
贊曰彗星之變公言公田還以予民福豈不綿官漁吏
蠹更張莊佃公謂不可以此獲譴瓶楮芝楮竝行于時
忽廢瓶楮一貫三芝新之未幾自厭其腐公謂不可以
此取姑未有宰相出宅郊關柄臣傲主治遊湖山左右
妓肘豈調鼎手公謂不可以此獲咎父居言路峻却私
書公既歸隱同此閒居郎止於權郡迄不試有大於此
家學是繼

胡大監崇傳

洪焱祖

胡大監崇字宗叟黟縣人殿院汝明之從孫也父正臣充郡學職贅于金氏遂為歙人幼孤與兄嵩事母至孝同登淳祐四年第郡守饒虎臣立雙桂坊以旌之嵩初調鄂州教授終湖北運幹崇初授句容簿制置使吳潛辟入閫幕事無劇易悉委之軍資庫虧錢數十萬緡鞫獄得庫吏之奸盡釋枉繫者富民子訟析貲不平第嚴責族長平之而訟以息溧陽素號難治豪戶率詭名避

役間委行經界法置局僧寺以八字榜諸鄉曰一毫無擾寸土必明鄉官寓職服公廉明依限納自實簿不待履畝方量卒能縮十萬戶為三萬戶依賞格轉文林郎制置使王埜辟充制幹督造軍器一十五萬戰船二千艘俄充沿江統制權江州通判造寨屋七百間咸能以勤敏集事歷官太常丞兼尚書右司郎官上疏言公田七司法綠櫃之非忤時相出知台州台為賈似道鄉郡一切以公正行之豪右莫敢干政東湖歲利萬緡撥付

上蔡書院又立四賢祠以風厲學者適秋雨天台僊居山水暴漲入城奏乞捐米數十萬以濟饑民似道謂水乃台州常事何至張皇累奏不報召赴行在力祈寢免得旨奉祠未幾差知撫州似道嫉江西安撫曾淵子俟崇至陰圖中傷崇見幾勇退寓居吳興龜溪之上似道南竄以將作大監召命下而世運新矣徒步歸歛至元二十年終于家年八十官至中奉大夫崇精通經術屢為試官考校得人如馬廷鸞厲文翁皆在所選居官清

白死之日家無餘財自號平心老人子桂發任安吉獄掾桂榮將仕郎孫孔昭後汪氏

汪御史良臣傳

汪幼鳳

汪御史良臣號梅庵饒州路治中元圭之長子也蔭授都昌縣尹遷鄱陽縣尹台州寧海縣尹所至有政聲特旨除奉議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監察御史揚清激濁貪暴無所容分道浙東掃滌殆盡再分道福建不殊浙東人呼鐵面御史嘗建言免婺源楮皮及夏稅折納

輕賈邦人德之彈劾臺大夫徹爾不法事章入同僚股
栗公吐辭直諫動止如常上下嘆服曰此真御史也以
直自許故不容於時遂有奉化知州之命即棄官歸山
中結種梅庵一時在朝羣公高其操行歌詩誦之嗚呼
溺於富貴利達者又安知出處之宜若公可謂無媿者
矣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九